

# 舞台藝術的光與熱

## 武生泰斗王金璐傳奇 (一)

● 李能宏

### 先學武生再習紅生

紅生，是用紅色勾臉的生行，多扮關羽、趙匡胤、康茂才一類角色，尤以關羽為主。紅生嗓音力求高亢渾厚，比花臉秀氣悠揚，比老生豪放挺拔，藝術特色獨樹一幟。紅生有特殊工架造型，演者非有堅實的武功和專門的訓練不可，童伶演關老爺實不相宜。金璐固然有嗓子，畢竟不脫童音；雖有武生底子，肅穆、凝重、儒雅很難出得來，十六、七歲的孩子，顯然有目標超前之意。說直了，學校請來這位北方紅生泰斗，就為了讓金璐學會最繁重最吃工的《走麥城》，金校長點了戲，李洪春客隨主便，按令行事。王金璐朝思暮想的，便是這一齣，他又如願了。

李洪春是老丁先生的弟子，與丁永利

有師兄弟之誼，還因他們間另有一層盟兄弟的情分，關係莫逆非同一般。李洪春從來頭不小，他是老三麻子王鴻壽的得意門生，與林樹森、麒麟童同門，其老爺戲及文武老生戲均為近代典範之一，傳藝王金璐時他年紀未及四十，肚裡已裝了不下千

八百齣戲。李洪春亦出身貧寒之人，當初以家傳武術授徒保鏢為生，同王金璐自有一段「貧緣」。他教戲雖不及丁爺罵得凶，可也不含糊，誰知教上了金璐，一筒子火旺脾氣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李洪春一上手，就教唱與做，且上了韻，並不是手把手著的初級教法。他也重示範，哪兒不行就在哪兒重來，教法與丁永利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使王金璐大感驚奇的是《走麥城》的所有角色凡唱念做打、站位走向、舞臺調度、樂隊配合，李洪春無不爛熟於胸，

好一位「戲包袱」，又一位「丁永利」。原來李洪春隨三麻子學藝之時即兼演諸角色，角色面之寬，罕有人及，甚至連《過五關》、《普淨》、《單刀會》、《魯肅》、《古城會》、《斬車胄》、《陳登》等都演過。至於《走麥城》，關平、廖化、華陀、諸葛瑾、徐晃、馬童、送信人他無一不扮，難怪他說開戲時包羅萬象一網全收，也難怪丁、李二位高傲又火爆脾性的教主會這樣惺惺相惜。

李洪春、王金璐這一老一小很快成了親密的一對，金璐學戲之快，求知慾之旺，同樣令李洪春為之驚奇，這小子常纏住不放，總有答不完的「疑」，可實在也討人喜歡，他太有靈氣了。《走麥城》學得飛快，眼看即將安排首演了，校方請李洪春估算一下老爺行頭的開支預算，不料李

春估算一下老爺行頭的開支預算，不料李

洪春擺擺手：「先別做了，瞧瞧這小子唱得怎麼樣吧。要是還行，再做不遲，現在上臺先用我的吧！」關老爺一身裝扮確也夠價，前半場的靠與盔頭、靴子全是淺黃色，後半場又全改成綠的，一置就得雙份。

首場《走麥城》演於廣和樓，戲報登出「李洪春先生親授，王金璐主演《關羽走麥城》」字樣，沖著大紅生教小老爺的稀罕，把廣和樓擠得爆滿。是日角色陣容不弱：有傅德威的關平、王和霖的廖化、

周和桐的王甫、洪德佑的徐晃、程玉煥的周倉、蕭德寅的呂蒙。王金璐後臺扮上戲，三綰長髯飄拂胸前好不威武瀟灑，綠袍金甲夫子盔，腳踏虎頭厚底靴好不氣魄，更有一把彈眼落睛的青龍偃月刀，金桿大刀面，長有六尺五，刀面上雕起鼓凸的青龍，比起過去戲班裡用的黑桿木頭大刀，威儀氣派自不可同日而語。根據戲班規定，關公是武聖人，扮者得先「淨身」，扮好後只許規規矩矩，不可亂說亂動，別人也視為神明，敬而避之，不然就是褻瀆神靈。

《走麥城》成績喜人，師生中捧場人不少。李洪春此時對負責演出的老師發話了：「這小子行了，給他置行頭！」王金

璐僅一仗就領到紅生戲的「許可證」。

「井淘三遍出好水，人投三師技藝精」。金璐得馬先生親授，更有丁永利、李洪春二位「法師」的合力栽培，十六歲那年成了他學藝猛進的一年，成了他在童伶世界裡嶄露頭角的一年，他在北平觀眾中獲得愈來愈多的「選票」。時到一九三六年底，他終於顯山露水，榮登《立言報》舉辦的童伶選舉中的生行首席。

一九三六年秋，北平大中學學校愛好京

劇的學生和戲迷大眾投稿各報社，倡議發起童伶選舉，各界響應踴躍。《立言報》承辦了這件盛事，選舉對象規定為中華戲校德、和、金、玉四科和富連成社世、元兩科中未離校的學生。投票十分熱烈，選票還有來自上海、南京、漢口、長沙、福州、昆明……甚至來自美國紐約、日本東京、大阪。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《立言報》發行選舉特刊，公布選舉結果：李世芳高居榜首，當選為「童伶主席」，生旦淨丑四行各取前四名，旦部依次為毛世來、宋德珠、侯玉蘭、白玉薇；淨角為裘世戎、趙德鈺、洪德佑、沈世啟；丑部為詹世輔、殷金振、艾世菊、趙德普；生行中王金璐居首，二三四名為葉世長、黃元慶

、傅德威，十七名入選者中戲校和富社分庭抗禮，各占半壁，得票數上萬張的僅有李世芳、毛世來、宋德珠和王金璐四人。

選票是最公正的評判，一顆耀眼的明星辰正在冉冉升起。「世上豈無千里馬，人中難得九方皋」。金校長的政策傾斜，丁、李二師的不遺餘力，王金璐悟性得以啟動，天才得以起飛。

### 榮登生行首席桂冠

十七歲，對於王金璐，是生命中一段流光溢彩的時光。他在「童伶選舉」生部奪魁，一時佳評如潮，「神童」、「全能大將」、「小楊小樓」、「小黃月山」：一連串的雅號桂冠飛將過來，追蹤報導不斷，周圍出現了一批年輕的「追星族」，更把這位小小的新聞人物捧得騰雲駕霧起來。在一片捧場和讚美聲中，王金璐最注意丁永利的反應，他想要在老師臉上找答案，可除了淡漠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其實丁永利不是不高興，是恐怕寵壞了孩子，所以故做冷漠。丁永利不但教戲，更教王金璐的做人，學戲有術，做人也有術，關於做人的道理，丁永利特別注意，平時給金璐講梨園典故，說戲界人事，

為使徒兒不損藝德，不自毀形像和自墜其志，這些師訓王金璐奉行了一生。

王金璐名氣見長，挨了師的罵更多，他時常在想，「老師動輒罵人，可是在節骨眼上老護著我，人非草木。」他益發地貼近了丁師，丁師幾天沒來戲校，他會請假到老師常去的鼻煙舖去找丁師，老師很感動，但表情並不熱情，漸漸地王金璐懂得「師父」兩字的含意，既是師，又是父，他開始領受師與父的雙重情愛。

一九三八年，中華戲校最紅的武生是王金璐，旦角是侯玉蘭，兩人在戲碼上非大軸即壓軸，包括單挑戲和合作戲在內，這一年下半年，王金璐少說也演了一百五十場，有楊派戲「安天會」、「連環套」、「八大錘」、「戰冀州·回荊州」、「長坂坡」、「夜奔」等，黃派戲「忠義臣」（九江口）、「槍挑小梁王」（求賢鑿）、「龍門陣」、「獨木關」、「溪皇莊」、「百涼樓」、「劍峰山」、「蓮花湖」、「刺巴杰」等，李洪春教的老爺戲：「走麥城」、「單刀會」、「白馬坡」、「溫酒斬華雄」等，還有大嗓小生戲「貂蟬」，「靠把老生戲」別窯」、「文武老生戲」大名府」，麒派老生戲「徐策跑城」，新

排本戲「宏碧綠」、「火燒紅蓮寺」，反串老旦戲「青風亭」等，一身兼楊、黃、三麻子三大派，這在武生大牌也很少見，何況是十八少年郎。

王金璐有這種傲人的成績，躊躇滿志的得意勁兒有增無減。有一天，王金璐當著同學面前壯了壯膽子，走到丁師身邊，問道：「我唱了這麼多戲，人家都說不錯，老師，您說呢？」丁師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歪著腦袋把耳朵湊向徒弟嘴邊，待等聽明白了，把臉一沉，從嘴裡撤出煙袋，瞧著徒弟一聲不響，好像在想怎樣回答徒弟的問話，過了一會兒，丁師猛然揚聲說：「差遠啦，你們是群學生，有什麼可美的，等練好了能和金少山、侯喜瑞唱上兩齣再美，就這點出息，什麼東西。」徒弟們聽了丁師潑冷水的話，全愣了，丁老師這一帖大劑量的猛藥，把徒弟們自滿的火苗給撲滅了，從頭頂到腳底，得意之色一掃而光，俗話說：「道我錯者是吾師。」誠哉，斯言也。

### 紅鸞星動喜獲美眷

三十年代，看京劇是最普遍的娛樂，看戲校和科班演戲的，女學生最多，也有

「追星族」，這些人多半坐在前排，臺口離座位近在咫尺，向臺上扔信擲物輕而易舉，抬手之間情書一封就飛上了舞臺，很快便成了翌日報上的花邊新聞，追王金璐的很多，最熱烈的是言慧珠和李墨嬰，言慧珠，身材高挑，穿著時髦，是個摩登女郎，時常喜歡在臺前亮相。李墨嬰看戲如同一尊菩薩似的端坐在那裏，注睛會神的看戲，王金璐主演的《南陽關》使李墨嬰印象深刻。

李墨嬰生於官宦人家，父親當過師長，幾位舅父均有來頭，她家居北平，李母王氏生女三人，墨嬰排行第二，李父一心想得嗣，娶一小妾果生一子，因家庭不和，李父就攜妾抱子回山東享清福去了。李母有一房產，手頭有積蓄，家中擁有保姆、廚師、裁縫、車夫等多人。李母每天的時間都消磨在麻將、鴉片和念佛上，大姐早已嫁給舅家表哥做媳婦。妹妹因誤服了藥變成了聾啞人，少而懂事的李墨嬰邊上學邊掌管家政，她從小精明幹練，頭腦靈活，處事有條理，理財酬酢井井有條。墨嬰從小喜歡看戲，十二、三歲時，家裏訂了《立言報》《三六九畫報》《時事白話》等報刊。她長得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，

已屆及笄年華，各方說媒的絡繹不絕，李母都說年幼而推脫。李墨璵與王金璐戀愛三年，兩人從未攜手而行。她對答老到，氣派高雅，舉止端莊，絕非恃財傲物之人，不但自己律己甚嚴，也要求王金璐要像自己一樣做一個有禮貌、舉止高雅的人，她憑著自己的機智、毅力，衝破了重重難關，於一九三九年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婚書上與王金璐名字並肩而立的竟是「李墨璵」，何年何月「璵」字加了偏旁？令人不得而知，如今璐、璵對應，倒是夫唱婦隨了。似乎此前不久報刊文章中「璵」字已見乍露，這或許出自哪一位記者的先生的新創，只是往後陳陳相因，「璵」字一改便是一個花甲，李墨璵本人對此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憧憬即將化為現實，喜期進入倒計時，王金璐天天扳著手指算日子。對於李二小姐，待嫁的日子是憧憬幸福的日子，待嫁的日子是忙碌而富有詩意的日子，快樂地銜泥，呢喃著築巢，廝磨的戀人從此變成終身有靠的大樹；待嫁的日子是少年夢幻駐足的日子，從此不再有獨自一人在生活中的跋山涉水，兩個人的未來將由兩雙手共同托起；待嫁的日子又是頻頻回首的

日子，轉瞬一切將全成過去，站在這道界線上，從此世上多了一個家庭。

一切婚事張羅歸女方，找新房則由代表男方的金校長籌辦。一順百順之下，找房也順風順水，結果找下了鐘鼓寺五號的一套房子，房址地處椅子胡同背後，與學校僅一牆之隔。這是一明一暗加中四間的北房，胡同裡鬧中取靜，二人都稱滿意。李門沒男丁，招贅入府豈不省事，墨璵想得周到，慮及夫君婚後惹人議論，會招來睥睨岳母家財之嫌，為丈夫名聲計，才決定住外不住內。

因父親不在北平，男方主婚人由伯父代任，婚禮規格遠遠超乎金璐預想，李老太太拋頭露面當上女兒的主婚人，金校長則是當然的證婚人，男方介紹人是翁偶虹先生，女方介紹人為李蘭田先生。一切均遵正宗婚禮的規範禮儀，伴郎是徐和才、延玉哲，擔任彩車壓車人的是袁金凱，迎親人是學校四大主任——教導處張體道，訓育處丁怡仲，實習處沈三玉，會計處胡玉生，王金璐好大的臉面，好大的譜兒。窮小子也有今天，人生二十年，今天才算真正風光了一回。

李墨璵的新婚妝一派雍容華貴，她身

披婚妙，三卷長髮及腰，娉娉婷婷，儀態萬方，身邊兩名同學當伴娘，身後兩小僮相拉婚紗。王金璐袍子馬褂，兩位伴郎俱是一樣穿戴，加上壓車的袁金凱，一起上門接新娘。

婚宴分設兩處，男方設在東安市場北口的森隆飯莊，女方設在真光劇場對面的東興樓，兩處近在咫尺。新娘坐上彩車先去東單、王府井繞上一圈，再折回王府井「森隆」主會場舉行婚禮。是日學校老師幾乎全數出席，馬連良、丁永利、李洪春三位師尊一位不缺。兩處同時開宴，沒過多久，便一齊集中到森隆飯莊。

東安市場是王府井地界最繁華的所在，顧客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，其中不少是戲迷。森隆飯莊座落在這一商場、飯莊、戲院的密集之地，本就門庭如市，今日臨街門口又寫上了王金璐新婚誌喜的賀語，其與通告何異。於是乎湊熱鬧趕份子的流動賀客魚貫而入，一個個都喝起了喜酒。人和菜不斷在往上續，最終竟多達五十餘桌，這在當時，也夠排場豪華的了。馬連良老師是回民，故特從鄰近的東來順叫來一桌清真宴，由金校長與當時已經大紅大紫的師妹吳素秋陪同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，對王金璐而言，是具有人生轉折意義的一天。在愛河裡泛舟三年之後，一段佳話式的戀情終於拉上了帷幕。

飄落無依的王金璐有了一枝之棲，在兩個人的世界裡，夫妻間相濡以沫，情意綢繆，平日絮話無盡，且偶有小遊，好不怡然而悠然。溫馨的基調，和美的旋律，天天都能奏出一曲甜甜蜜蜜有滋有味的樂章。

志存高遠的王金璐沒有遊山玩水，沒有沉醉在紅羅帳的溫香軟玉裡，縈於心懷的仍是幾丈見方的舞臺小天地。如今的他，懂得了鴉有反哺之孝，羊有跪乳之恩，在他內心深處，立下了有恩必報的宏誓大願。他忘不了母校的栽培，忘不了岳母的王玉成，忘不了師父的再造。從此，這一顆拳拳之心跟定了他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……

### 賢妻助王金璐立業

王金璐作為中華戲校當時的第一臺柱，他的去留直接關係到中華戲校目前紅火局面能否得延續。校方有意挽留，可又難以啟齒，當助教薪俸低微，而按王金璐的實力，外出搭班定可賣個好價錢，他能捨

高就低作出犧牲嗎？還不知人家李二小姐持何態度呢？誰都明白有王金璐在，中華戲校盛勢可保，眼下唯看校長金面了。

校長建議金璐留校助教一年，帶教袁金凱、賀玉欽、米玉文、延玉哲等一批師弟；更多的是協助學校演出，說是協助，實為領銜，同時也可權宜行事，在外自由搭班。金校長的婉詞不禁令王金璐心沸騰起來，沒有母校，沒有校長，哪有我王金璐的今天，校方的栽培之恩豈是一時報得了的，校長吩咐一聲也就是了，深明大義的李墨璵出言更是痛快：「學校下了大本，對你有厚恩，別說給錢，不給錢也得留下。」

王金璐的新居安在與學校毗鄰的鐘鼓寺，校內排戲的鑼聲清晰可聞。房東早知戲界有王金璐一號，月租三十五元，就是不肯落價，他怎知這位房客月薪僅十五元。按規定每上場戲補貼一元錢，即使每月登臺二十次，全部收入也不過繳清房租而已，金校長那裡給予暗貼每月十五元，這才解了燃眉之急。但要解決小倆口日常生計，金璐尚無力應付，若無岳母作靠山，兩口子對付了房租則揭不開鍋。老太太的雪中送炭，令李墨璵就此得了一個「財神

奶奶」的雅號，在外人眼裡，王金璐根本不愁錢。李墨璵年僅十八，世情看得很透，唱戲可不容易，就是要飯的，也還得預備一個破瓦缸和一根打狗棒呢。這年頭，衣帽年，出外闖碼頭搭班兒，穿好的就是個角兒，前後臺都不敢怠慢你，要是沒這一身穿戴，開「份兒」時，該給十元的，也只給開個五元，說一句現今的時髦話，少了「包裝」寸步難行。高度自尊的李墨璵絕不會讓丈夫在人前現眼，樹有皮，人有臉，「行頭」非置不可。造化不淺的王金璐總有幸福女神在為他賜福，岳母大人緊要關頭再次伸出援手，在女兒婚後不久施出大手筆，竟把菜市口那邊的一套私房賣了，籌備下一筆五千元的巨款，資助女婿置辦包括武生、老生、紅生在內的全套戲裝行頭，這可是一座由幾套院組成的大四合院價錢。老太太送來的這份「陪嫁」好不豪華，做母親的心疼女兒，兼及女婿，此恩此德，使王金璐暗暗立下重誓：有朝一日……

「春風似舊花仍笑，人生豈得長年少」。古今中外，歷來都是「收拾河山待少年」，所以岳少保才會發出一「莫等閑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」的感喟。李墨璵發誓要

相夫立業，王金璐新婚第二天便開始了日復一日的「修煉」。在甜蜜的溫柔日子裡，兩口子不知好好受用，兀自一個練功不輟，一個督功不休。少不惜時老來愁呀，李墨璵不肯有半點懷柔，她可以陪同丈夫

外出小遊，可以同意他串門訪友，也可以作伴在城牆根下夜捕蝓蚰，但練功雷打不動，丈夫曾有一陣子加入了去景山練功的行列，後她得知他經常一個半天也沒喊上幾口，手腳根本就沒活動開，時間全打在「花胡哨」上，不禁嗔怪起夫君腦子裡短了根弦。金璐自知理虧，知錯即改，從此練功換了一個「單打獨鬥」的所在。如丈夫在無所事事中排遣時光，她就會催著：「你要有這閑功夫，不會跟丁先生多學幾齣戲？」說來也讓人難以置信，王金璐新婚的一年，吃大苦受大累反勝過往年。

李墨璵心目中的尊嚴是人格的尊嚴，她不願看到自己的丈夫成爲一個自甘卑賤、偷俗混世之人，故對金璐的形象看得很重。平時不讓他穿著不整的衣冠，帶著不曾修飾的邊幅出門，也不讓在家裡明處掛把子……她時時顧全丈夫的體面和名聲，細心到了十二分。余叔岩有一住屋名「三與樓」，意為「與人無爭、與世無忤，與善

人交」，李墨璵處世原則正同此「三與」契合，她力促丈夫走進文化人的圈子中去受熏受教，企盼若干年後丈年的內涵、境界登上一個較高的品位層次。

婚後的王金璐變化不謂不大，暴烈的角兒脾氣一下回歸到常態，性情也溫文爾雅了，見人說話總是笑嘻嘻的一抱拳，透著和藹平易。他不沾煙酒嗜好，個人生活全然有序，友人見面一概文明交談，嘴裡不出貧俗之詞，穿著打扮學著知識分子樣，變得一派斯文不冒「土氣」，也不帶戲班味兒。他嚮往水墨丹青之雅，在校曾自學隸書，婚前三天，還應邀為《戲劇報》題寫報頭，二十不到，即以書法示人。墨璵為他特訂製一套筆硯，上寫「藝人不讀書，偏愛觸墨寶」十個字，自我調侃中蘊含著激勵。婚後半年，金璐和傅德威合作題寫的扇面發表了，左邊「樂天知命」，由傅師兄題，右邊「居敬導和」，由金璐所題。丈夫有此雅好，妻子自然勉勵有加。

在王金璐眼裡，妻子是溫柔的、賢慧的。她為夫君定下一張作息時間表：清晨四點半起床練功喊嗓，七點半用早點，八點去學校上班，十二點回家吃飯。如「東廣」有日戲，下午六點散戲回家，夫妻間

間長問短諸種慰勞，共餐共飲，其樂融融。逢「東廣」無戲，雙雙或遊北海，或逛景山，或菊花賽會賞菊作雅人雅興之舉，或彌勒院參經，一派悠閑怡然……

在王金璐眼裡，妻子又是厲害的，有心胸的。常聽她說起，當一個唱戲的不容易，沒有出家當和尚的決心，成不了好角。「吃不窮，穿不窮，謀劃不到必受窮」。她儀表出眾，卻不熱衷夫人外交，平時很少拋頭露面，看戲專坐後排，有事也不去後臺，散戲獨自一人回家。

在王金璐眼裡，妻子還是一個莫測高深的「精靈」。年紀不大，卻多警心銘世之語。小倆口逗趣之時，妻子點了他一句：「你心裡想什麼，我全知道」，她的預言偏又大多靈驗，總有幾分神乎其神的味道，怎麼她老是未卜先知呢？偌大的一套房子只住著兩口子和梁媽，空空曠曠的，裡邊還出了個「精靈」，莫非她真是「聊齋」裡的人物不成？

有妻如是，有師如是，王金璐莫大之幸；有伯樂校長如是，有開明岳母如是，亦王金璐莫大造化。人非草木，何況王金璐天性善良，今生今世他胸中將懷著一顆彌久不變的拳拳之心。（未完待續）